

欧绪德谟篇

提 要

在柏拉图的所有对话中，这篇对话可能会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雅典与我们的距离显得最为遥远。我们被带回这样一个时代，语言在那时开始变得极为重要，而语言本身和推理当时在大多数场合下还是口头的。双关语或双重含义对一场严肃的讨论来说是决定性的。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与欧绪德谟兄弟俩遭遇。他们是所谓的辩论家，或用语言来打仗的人。在他们与苏格拉底的辩论中，这样的语言圈套不断出现，变得令人生厌，而苏格拉底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只是他们的学生。例如，苏格拉底问狄奥尼索多洛所使用的短语是什么意思^①，他反问道：“有意思（感觉）的事物有灵魂吗？或者说无灵魂的事物也有意思（感觉）吗？”苏格拉底回答说：“只有有灵魂的事物有感觉。”而在这个时候他就胜利地驳斥道：“那么，你怎么知道哪个短语有灵魂？”针对苏格拉底的回答他还说：“那么，你刚才为什么要问我的短语是什么意思？”在一旁围观的大批听众都认为他的回答是对苏格拉底的一个致命打击。

当然，柏拉图一直在嘲笑这一类谈话，但他也觉察到要把一个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是多么艰难。一位手头有各种现代语言辞典可供使用的俄国诗人说过：“思想一旦用语言说出来就成了谎言。”

此处的“意思”和“感觉”在原文中是一个词。

柏拉图心里也一定经常出现类似的想法。他不仅想知道真理，而且还想发现真理的表达方式。只管使用语词而不顾其实际意义，在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时尚的时代里，他不得不创造自己的语言，而后世所有哲学都在使用这种语言。《欧绪德谟篇》对柏拉图不得不与之做斗争的东西作了生动的描述。

正 文

克里托 苏格拉底，昨天在吕克昂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是谁？当时围观的人太多，我想挤进去听，但怎么也无法离你们近一些，只好踮起脚来望一眼。我猜，和你谈话的是个陌生人。他是谁？

苏格拉底 你问的是哪一个，克里托？在那里跟我谈话的有两个人 不是一个人。

克里托 我问的是坐在你右手这边第三个位置上的人，在你和他中间坐着阿克西俄库的儿子。我想他已经长大成人了，苏格拉底，和我们自己的克里托布卢一样高，但是克里托布卢比他瘦，而这个孩子身体健壮 相貌俊美。

苏格拉底 克里托，你问的这个人欧绪德谟。而坐在我左边的是他的兄弟狄奥尼索多洛，他在谈话中起助手作用。

克里托 我对他们俩都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我猜想 他们是新人 是智者。他们是哪里人 有什么擅长？

苏格拉底 很难说清他们是哪里人，我想他们原先是开俄斯人 后来离开 加入了在图里的殖民城邦 不过他们又转回来在这里过了许多年。你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你会感到惊讶 克里托 他们什么都干，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什么是全能运动员，而这两个人是全能冠军！他们比阿卡奈人俩兄弟还要强。他们虽然是全能运动员 但除了会用身体打仗 其他什么

都不会。但你瞧这俩人！首先，他们是一流的用身体打仗的好手，可以和所有来访者作战。他们自己就是穿盔甲作战的大师。只要向他们付学费，他们还能使别人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其次，在法庭上的战斗中他们也是冠军，他们可以相互竞争，教别人讲话，能够撰写适合在法庭上发表的演讲。好吧，这就是他们擅长的事情，而现在他们很快就要功德圆满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惟一剩下的战斗，没有人胆敢与他们交手——他们已经能纯熟地打口仗，能够同样成功地驳斥任何人说的话，无论这话是对还是错。所以，我亲爱的克里托，我想做他们的学生，因为他们说自己在很短时间里就能使人像他们一样娴熟。

克里托 我说，苏格拉底！你难道不担心？你这把年纪不嫌太老吗？

苏格拉底 我一点也不担心。亲爱的克里托，我有足够的依据和勇气使我无所畏惧。我想学辩论，而这俩人自己在开始学习这门学问时，已经到了你可以称之为老人的年纪。去年或者前年，他们还没得到这门学问。惟一使我感到害怕的是，我可能会败坏这两位陌生人的信誉，就好像那位可怜的琴师，梅特洛比乌之子孔努斯，他到现在还想教我弹竖琴。那些孩子们，我的同学，看着我发笑，把孔努斯叫做“老不死的老师”。有些人可能也会用这个绰号笑话这两位陌生人，他们也很可能怕别人笑话而拒绝收我做学生。但无论如何，我亲爱的克里托，我已经说服其他一些老人跟我一道去向孔努斯学习，在这里我也想这样做。你怎么样？愿意做我的同学吗？我们可以带上你的儿子做钓饵。我保证他们也会教我们，因为他们想要那些孩子。

克里托 如果你想这样做，苏格拉底，那么我愿意。但是你得先告诉我，他们的学问是什么，这样我就知道我们要学些什么了。

苏格拉底 这要不了多少时间。我不能在我确实很留意的时

候假装没注意。我记得很清楚，所以让我从头开始把整个故事告诉你。

我坐在你看到我的那个地方也真是凑巧了。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在那个更衣房里。我想该走了，可就在我起身的时候，通常在我心里出现的神明显现了。于是我又坐下。不一会儿，体育场里来了两个人，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还有几个人跟在他们后面，我想可能是他们的学生。这俩人走进来后就沿着回廊来回走。走了两三圈，克利尼亚也进来了。你说他已经长大成人，说得没错。在克利尼亚后面是一大群他的崇拜者，其中有克特西普，来自培阿尼亚。他长得很英俊，但比一般青年要粗野些。克利尼亚在入口处就看到我在这里独坐，于是就径直朝我走来。他在我的右边坐下，就像你说的一样。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看见了他。他们起初站在那里说话，还不时地朝我们这边看——因为我很留意地注视着他们——然后，他们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欧绪德谟，在克利尼亚的边上坐下，另一个挨着我的左边坐下，其他人也一一坐下。

我对他们说了声问候的话，因为我看到他们已经有好一会儿了。然后我对克利尼亚说，克利尼亚，这两个人，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是智慧之人，他们的智慧确实不小。他们懂得战争的所有事情，做将军需要的一切他们全都懂，战略战术，统领军队，穿盔甲打仗，此外还有，他们能使一个人在法庭上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辩护。

他们注意地听着，然后相互看了看，笑了起来。欧绪德谟说，我们现在不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苏格拉底，我们现在把这些事当作杂耍。

我答道，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如果这么伟大的科目都成了杂耍，那么你们的主要表演一定非常出色。苍天在上，告诉我，这

种出色表演是什么？

是美德！苏格拉底，我们相信自己能够传授美德——世上无人能够做得这么好 做得这么快！

噢，天哪，真了不起！这种天赐的本领是从哪里来的？我刚才说 我认为你们俩特别擅长穿盔甲打仗。这是我说的 因为当你们第一次在这个镇上逗留时，我记得你们自己也这样说过。好吧，如果你们现在真的有了这种知识，请对我仁慈——我谦卑地把你们当作神，祈求你们宽恕我前面说过的话。但你们一定要想一想，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你们肯定这是真的吗？听到你们这样的豪言壮语，人总是禁不住要表示怀疑。

他们说 放心吧 苏格拉底 是真的。

那么我要向你们表示祝贺 因为你们拥有了这种智慧 比祝贺伟大的国王拥有一个大帝国还要热烈！如果你们能证明自己心中拥有这种智慧 那么请允许我提问 可以吗 或者说 你们想怎么办？

如果有人愿意学的话 我们可以证明和传授这种智慧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到这里来的，苏格拉底。

让我来为所有那些还没有得到这种智慧但是愿意学的人做担保 首先我自己算一个 然后是在这里的克利尼亚 无疑还有克特西普以及其他的人。我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克利尼亚的崇拜者——这个时候他们全都站着围观。因为克特西普原先是坐着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摆脱克利尼亚的好办法，欧绪德谟在和我说话时身体前倾 挡住了坐在我们俩中间的克利尼亚 使克特西普无法看到他爱恋的俊男 克特西普急于想听到克利尼亚讲话 于是就起身站到我们面前 其他人看到他这样 也都纷纷站了起来 既有克利尼亚的崇拜者，也有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的同伴。我说所有愿意学的人指的就是他们。克特西普急忙说对，其他人也说对，

他们全都要求这俩兄弟把他们智慧的力量证明给所有人看。

于是我说 我亲爱的朋友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 请你们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也为了我，努力证明吧。如果你们想一气呵成，那么这是一项大工程。不过请先告诉我一件事——你们能使人成为善人 仅当他已经相信自己必须向你们学习呢 还是当他们对美德这种东西能够传授 或者对你们能传授美德表示怀疑 因此还没有信服的时候？对处在这种状况下的人来说，如果你们乐意使他相信美德可教 或使他相信你们是他学习美德的最佳老师 那么你们使他相信前者的技艺和使他相信后者的技艺是相同的吗？或者说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技艺？

狄奥尼索多洛说 没有什么不同 苏格拉底 它们是同样的技艺——我们的技艺。

我说 所以你 狄奥尼索多洛 是这个世界上能使人倾向于哲学并实践美德的最优秀的人，对吗？

对 苏格拉底 我们是这样想的。

我说 那么很好 把其他证明留到以后再做 现在只需要证明一件事就可以了。你们要说服这个青年，让他一定要热爱智慧和实践美德 这样就能使我和所有这些人感到满足了。说真话 我和所有这些人全都急切地希望这个孩子尽可能变好。他是阿克西俄库之子、名人阿尔基比亚德之孙 现在还活着的阿尔基比亚德的外甥 他的名字叫克利尼亚。他还年轻 我们都为他担心 就像对其他年轻人一样 怕有人会抢先把他的心灵引向歧途 毁了他。你们来了 那我们可真是太幸运了。如果你们不在意 那么就请拿这个小伙子做试验，当着我们的面和他交谈。

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欧绪德谟几乎对我的每句话都勇敢大胆地做出回答。他说 噢 我们不在乎 苏格拉底 只要这个年轻人愿意回答问题。

干么要这样说，他习惯于回答问题。我说道。在场的这些人老是来和他谈话 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他对回答问题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怯。

下面该说什么了 克里托 我要怎样叙述才是恰当的 要回忆和复述如此伟大的智慧可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要像诗人一样开始我的描述，呼唤缪斯和记忆女神！

噢 我想起来了 欧绪德谟当时是这样开始的：

克利尼亚 哪一种人是学习者 是聪明人还是无知的人？

这是个大问题，所以那孩子羞红了脸，带着疑惑的眼光望着我。见他遇上了麻烦 我说 我亲爱的克利尼亚 放宽心 大胆地回答问题 无论你怎么想都请说出来 这样做也许能使你受益。

就在这个时候 狄奥尼索多洛脸上带着微笑 凑到我耳边小声说 你瞧 苏格拉底 我预料这个小伙子无论怎样回答 都会遭到驳斥！

当狄奥尼索多洛这样说的时候 克利尼亚说话了 所以我没有时间告诫他要小心。他答道，聪明人是学习者。

欧绪德谟说 有一种人你称之为老师 对吗？

克利尼亚表示同意。

老师是学习者的老师 例如 音乐老师和语法老师是你和其他孩子的老师 而你们是学习者 对吗？

他说是。

在学习的时候 你们当然还不懂你们正在学的事情 对吗？

他说 对。

那么你们在不懂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聪明的吗？

他说，肯定不聪明。

如果是不聪明 那么就是无知 对吗？

对。

所以你们这些孩子 在学你们不知道的事情时 是无知的 正在学习 对吗？

克利尼亚点了点头。

所以 我亲爱的克利尼亚 无知者学习 而不是你假定的聪明人学习。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像一名指挥对合唱队那样 他作了一个手势 而他们全都发出欢呼 笑了起来 我指的是狄奥尼索多洛、欧绪德谟和他们的追随者。然后 还没等那个孩子喘过气来 狄奥尼索多洛迫不及待地接过话头说 我亲爱的克利尼亚 当一个懂文法的人要你听写时，情况会怎样？什么样的孩子在学习听写下来的东西 聪明的孩子还是无知的孩子？

克利尼亚说 聪明的。

那么是聪明的孩子在学习 而不是无知的孩子在学习 所以你刚才对我兄弟作出的回答是错的。

这俩人的崇拜者大笑起来 长时间为他们的智慧鼓掌欢呼 而我们这些人全都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欧绪德谟看到我们这个样子 想要我们更加佩服他 所以他不放过那个孩子 而是继续发问 像一名能干的舞蹈家 把同一个问题颠过来、倒过去地反复提问。他说 学习者学习他们知道的东西 还是学习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此时狄奥尼索多洛又贴在我耳边小声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苏格拉底 和第一个问题很像。

我说 天哪 我真的以为你们第一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我们所有问题都一样 苏格拉底——不可阻挡！

我说，我现在明白了你们在学生中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声。

这时候 克利尼亚回答欧绪德谟说 学习者学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而欧绪德谟又按照前面的方式继续问 很好 那么你不认识字

母吗？

克利尼亚说，我认识。

全部认识？

克利尼亚说，是的。

当一名教师要学生听写时，他不是在他们听写字母吗？

克利尼亚表示同意。

如果你认识全部字母，那么他要你听写的只是你所知道的一小部分，是吗？

克利尼亚又表示同意。

欧绪德谟说 很好 所以你并不在学习 只有那个不认识字母的人在学字母，对吗？

克利尼亚说 不对 我确实在学习字母。

那么你在学你知道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全部字母。

他表示同意。

欧绪德谟说，那么你刚才的回答是错的。

这话还没完全出口 狄奥尼索多洛就像接球似的接过话头 对那孩子说，欧绪德谟在哄你，我亲爱的克利尼亚。你只需要告诉我 所谓学习不就是在获得某人所学到的知识 而无论这种知识是什么 对吗？

克利尼亚表示同意。

他继续说 但是 知道不就是已经拥有某些知识吗？

克利尼亚说，是的。

那么 不知道就是还没有拥有知识 对吗？

克利尼亚对此表示同意。

好吧 那么这些得到知识的人是已经拥有知识的人 还是还没有拥有知识的人？

是已经拥有知识的人。

你不是同意说 那些不知道的人也属于这类人 即还没有拥有知识的人？

克利尼亚点头表示同意。

学习者属于要得到知识这类人，而不属于那些已经拥有知识的人，对吗？

他说对。

那么是那些不知道的人学习，而不是那些知道的人学习。

这个时候 欧绪德谟正在做准备 就像摔跤比赛一样 想要把这位青年第三次摔倒。我看到这个孩子快要支持不住了，想给他一些时间休息 免得他对我们感到失望。为了鼓励他 我说 亲爱的克利尼亚 如果你对这些论证很陌生 那么请别感到奇怪。你也许并不明白我们的来访者有什么意图。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科里班忒举行仪式是一样的。当一名新人被接受入会的时候就举行某种仪式，会有舞蹈和游戏，如果你曾入过会，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这些人围着你狂吼乱叫，想要你入会。所以你现在就把它当作智者仪式的开始。普罗狄科说过，你首先必须学会正确地使用语词 而这正是两位来访者刚才表演给你看的 因为你不知道人们实际上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学习’这个词 第一种是某人起初对某件事情没有知识 后来得到了知识 第二种是某个已经对某事物拥有知识的人使用这种知识来考察他要做的或谈论的相同事情。这第二种意义倒不如称作理解 而不是学习 不过人们有时候仍旧把它称作学习。然而你忽略了这个差别。他们把同一个词用于相反的人 有知识的和无知识的。第二个问题也差不多 他们问你 人们学习他们知道的东西还是学习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好吧，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一种涉及学习这个字眼的小把戏，所以我说他们正在和你做游戏。我之所以称之为游戏，那是因为这种东西学得再多 哪怕全都学了 也不可能朝着认识这些事物到底是什么的方

向前进 而只能用它来和别人做游戏 利用语词的不同意义把人弄得晕头转向 就好比有人想要坐下 而有人把凳子抽走 当他摔得四脚朝天时，其他人就哈哈大笑。所以你必须把这些做法都看做这些先生们的游戏的一部分 但是我敢肯定 克利尼亚 从现在开始 这杰出的哥俩会告诉你一些严肃的事情。让我来开个头吧 这样他们就能说出答应过要向我们提供的东西了。你记得他们说过会向你显示能吸引你的技艺 而到现在为止 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从做游戏开始比较好。

我亲爱的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游戏就做到这里吧——我们可能已经够了——现在请你们吸引这个孩子，告诉他如何实践智慧和美德 借此证明你们的能力。

不过我想先向你们说明一下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让你们明白我想听的是哪一类事情。如果你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愚蠢的、可笑的 那么请别笑话我 我只不过是急于想听到你们的智慧 所以相当大胆地在你们面前粗略地限定一下这种智慧的范围。请你们宽容我 你们和你们的学生都请注意听 别发笑。至于你 克利尼亚少爷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全都希望在世上生活得很好，对吗？或者说这可能是会令你们发笑的问题之一，无疑，甚至连提出这样的问题都是愚蠢的 是吗 毕竟 有谁不希望在世上生活得好呢？

克利尼亚说，一个都没有。

我说 那好吧。接下去 由于我们全都希望生活得好 那么我们该如何生活得好呢？如果我们有许许多多好东西，嗯……这样提问也许比刚才那个问题问得更蠢。因为我想，世上显然有许许多多好东西 对吗？

他表示同意。

很好 那么在所有东西中 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呢 我

想这个问题不难 不需要一本正经地回答 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我们 富裕是好的。你认为呢？

他说，确实如此。

还要有健康、俊美 以及身体方面的其他足够的优点。

克利尼亚也这样想。

还有在你们自己国家里 出身、权力、荣誉 这些东西显然是好的 对吗？

他表示同意。

有哪些好东西还没提到呢 不是还有节制、正直、勇敢吗 以上苍的名义起誓 克利尼亚 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把这些也算作好东西，这样做对不对？也许有人会就此而与我们争论。你怎么想？

克利尼亚说 这些是好东西。

我说 很好 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展示中应该把智慧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好东西中，还是放在你说的什么地方？

放在好东西中。

现在请注意 我们已经提到所有值得一提的好东西，一样也没有落下。

克利尼亚说 对 我认为一样也没落下。

这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一样好东西 并且说 哎呀 我向你保证，我们差点把一种最伟大的好东西给落下了！

他问，是什么？

是好运 克利尼亚 每个人都说是最伟大的好东西 连最愚蠢的家伙也会这样说。

他说，没错。

思索片刻 我又说 我年轻的先生 在这些来访者的面前 我们几乎把自己弄得非常滑稽可笑！

他问道 现在又怎么啦？

因为我们把好运放在首位，而我们接下去还会再谈到它！

即便如此 那又如何？

如果有样东西本来一直摆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还要把它摆在面前 还得再说同样的话 我想这样做是可笑的！

他问道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我说 我认为智慧是一种好运 连孩子都知道这一点。

克利尼亚听了这话感到非常惊讶，他还很年轻，头脑当然简单。看到他那副困惑的样子 我说 克利尼亚 你在干吗 以吹笛子为例 你不认为笛手拥有最好的运气吗？

他说 是的 他拥有。

我说 那么在书写和朗读字母方面 懂文法的人拥有最好的运气 对吗？

那当然。

想一想海上的危险吧。一般说来，你肯定不会认为会有人比聪明的舵手更加幸运吗？

当然不会。

那么好 在打仗时 你喜欢与一位聪明的长官一道分享危险和幸运 还是与一位愚蠢的长官在一起？

聪明的长官。

如果你病了，你宁可与一位聪明的医生还是与一位不懂医术的人一起冒风险？

聪明的医生。

我说，那么，与聪明人在一起要比与无知者在一起更加幸运，难道你不这样看？

他表示是这样看的。

那么 智慧在任何地方都会使人拥有好运。我想 这是因为智

慧决不会犯错误 而是永远正确 永远幸运 否则的话 它就不再是智慧了。

我们最后总算达成一致意见 可以小结如下 凡有智慧在场之处 无论是谁 只要拥有智慧就不需要智慧以外的别的好运。达成这个一致看法以后，我又问他我们前面承认的东西现在是否还成立。我说 我们前面说过 如果我们有许许多多好东西 那么我们会幸福地过上好日子。

他说 是的。

我们之所以幸福是由于我们拥有这些好东西。那么，这些好东西是否给我们带来好处呢？

他说 它们给我们带来好处。

如果我们只是拥有一样东西 但并没有使用它 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吗？

他说 不会。

就拿所有工匠来说吧，如果他们各自拥有工作所必需的一切，但并没有加以使用，那么这些工匠会由于拥有做工所必需的东西而工作得很好吗？比如，一个木匠拥有所有木工的工具和充足的木头，但他并没有做工，那么他会由于拥有这些东西而得到好处吗？

他说 根本不会。

再说 如果某人拥有财富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好东西 但他并不加以使用，那么他会仅仅因为拥有这些好东西而幸福吗？

根本不会。

我说 可见，一个人要想幸福不仅必须拥有这些好东西 而且也必须使用它们，否则就不可能由于拥有这些好东西而得到好处。

非常正确。

那么好 克利尼亚 要使某人幸福 既拥有这些好东西又加以

使用是否就足够了？

我想是这样的。

他还必须正确地使用 或者说 如果他错误地加以使用 结果也一样？

只有正确使用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说，没错。如果某人错误地使用一样东西而不是把它搁在一边 那么我想这样做害处更大——第一种做法是坏的 第二种做法无所谓好坏。你同意吗？

他表示同意。

很好，就木匠的工作和使用木头来说，所谓正确使用只不过是运用木匠的知识 对吗？

没错。

还有 我认为正确使用工具也是知识的产物 对吗？

他表示同意。

我说 那么好 我们该如何使用一开始提到的那些好东西——财富、健康、俊美——正确使用它们的向导是知识，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说 是知识。

可见 知识在各种行业中不仅给人类提供好运 而且还产生好的行动。

他表示同意。

我说 那么以神的名义起誓 没有理智和智慧 能从其他东西中产生任何好处吗？一个白痴拥有很多东西 也做了很多事 但他能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吗？如果他不用心做事，也许还能得到些好处。请这样想 如果他干得越少 犯的错误也就越少 如果他犯的错误越少，他干的事情也就不那么坏；如果他干的事情不那么坏，他也就不会那么不幸了。对吗？

他说 确实如此。

哪种人像是做事比较少的 穷人还是富人？

他说，穷人。

软弱的人和强壮的人呢？

软弱的人。

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呢？

地位低的人。

勇敢的、节制的人做得少 还是胆小的人做得少？

胆小的人。

那么迟钝的人也要比敏捷的人做得少吗？

他表示同意。

跑得慢的人比跑得快的人做得少，近视的人和听力不好的人
比视觉和听觉都很敏锐的人做得少 对吗？

我们同意在所有诸如此类的比较中结果都一样。

我说，我亲爱的克利尼亚，现在让我们再来小结一下。事实上 就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所有好东西来说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们本身生来怎么个好法，而在于下述情况。如果是无知在引导它们，那么它们就是比它们的对立面更大的罪恶，因为它们侍奉起这个恶的向导来更加能干 但若是理智和智慧在引导它们 那么它们是更加伟大的善 但就其本身来说 它们无善恶可言。

他说 好像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那么我们从中又可以推论出什么来呢？除了智慧是善、无知是恶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所谓善与恶。

他表示同意。

我说 让我们来考虑剩下的问题。你瞧 由于我们全都希望幸福，我们已经说明要通过使用事物和正确地使用它们来获得幸福，通过知识来交好运，所以每个人都必然会用各种方式尽可能变得

聪明。这样说对吗？

他说 对。

我想 人应当从他的父亲、监护人、朋友那里得到知识 尤其是向那些自称爱他的人学习 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国的 他应当恳求他们把智慧赐给他。克利尼亚 为了得到智慧去侍奉情人 或做他人的奴隶 这样做并不耻辱 也不应受到责备 因为他愿意为了变得聪明而热情地提供高尚的侍奉。你认为怎么样？我说道。

他答道 我想你说得对。

我说 好 克利尼亚 仅当智慧能够传授 仅当它不是一样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是我们还没有加以考虑的要点，对此你我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他说 好吧 苏格拉底 我认为智慧能够传授。

我非常兴奋地说，说得好，可爱的孩子！无论智慧能否传授，我都会对你肯与我长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表示感谢。现在，由于你认为智慧能够传授，只有智慧能使人在这个野蛮的世界上幸福和交好运 那么你难道不会说一定要热爱智慧 你自己一定会这样做吗？

他说 我会这样做的 苏格拉底 我一定竭尽全力！

听了这话 我非常高兴。我说 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 这是我提供的样品，我希望听到的有吸引力的谈话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它也许有点啰嗦 比较笨拙 也可能太长。现在你们中间不管哪一位想要为我们做同样的证明，那么就请你们像艺术家那样做得漂亮些。或者说 如果你们对是否这样做并不在乎 那么就请照我的样告诉这孩子必须得到各种知识 或者说 如果有一种知识他必须获得 方能成为好人和幸福的人 那么请告诉他这种知识是什么。我在开头就说过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 因为这位青年应当成为聪明的和善良的。